

毛詩正義

七律正集

毛詩正義卷第十二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陳譜變風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譜變風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曹譜變風

蜉蝣 候人 鳴鳩 下泉

陳者大皞慮戲氏之墟 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

三正第十一
曰陳者大睥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
胡公所封也大睥又號慮戲故連言之慮戲卽伏犧字
異音義同也 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爲周武王陶正
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
於宛工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

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闕父爲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
之文也傳言爲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
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武王封之大姬又
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

後也昔舜爲庶人居於媯汭其後因姓媯氏舜旣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氏之時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是胡公姓媯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陳世家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媯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明是胡公始姓媯耳何知胡公非闕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闕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闕父明胡公非闕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闕父之子不封闕父而封其子者蓋

當時闕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鄭
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以外
別有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預云周封夏殷二
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
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
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
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
宋明陳與剡祝共爲三恪杞宋別爲二王之後矣 其
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
方東不及明音孟豬 正義曰禹貢豫州云導菏澤被盟
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注云屬豫州然則外方明

猪皆豫州之地案地理志外方卽嵩高山也明猪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鄭居檜地在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猪西南明猪屬宋也故檜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商譜稱宋西及豫州明猪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猪故無名山大澤明猪猶屬豫州陳在明猪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猪尙書作盟猪卽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但聲訛字變耳 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 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于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稱擊鼓於宛正之上婆娑於枌棚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志又云

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 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皋羊立卒申公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相公一及餘父子相生爲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枋云子仲之

子婆婆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夫淫荒也此二
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
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
莒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
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
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
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其令蔡人誘厲公以好
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
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
杵臼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爲穆公十六年
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

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遷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

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距佗之死非徒
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工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爲
幽公詩矣衡門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
之亦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
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株林澤陂序云靈
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宛工三
章章四句至度焉 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
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
無復節度也游蕩自是翱翔戲樂非獨淫於婦人但好
聲好色俱是荒廢故以淫荒總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
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

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鄭以經之所陳卽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是無度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賓之初筵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子之至望兮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觀望兮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此由幽公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爲子者斥幽公爲異其義則同傳子大至宛丘正義曰傳以下篇說大夫淫亂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其常稱故以子爲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爲

蕩也釋正云宛中宛正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
中央下也郭璞曰宛正謂中央隆峻狀如一正矣爲正
之宛中中央高峻與此傳正反案爾雅上文備說正形
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若此宛正中央隆峻言中央高
矣何以變言宛中明毛傳是也故李巡孫炎皆云中央
下取此傳爲說 箋子者至不爲 正義曰箋以下篇
刺大夫淫荒序云疾亂此序主刺幽公則經之所陳皆
幽公之事不宜以爲大夫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
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山
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止斥
幽公故易傳也云無所不爲言其戲樂之事幽公事事

皆爲也 傳洵信 正義曰釋詁文 坎其至鷺羽

毛以爲坎坎然爲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工
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舞
戲樂當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復節度故舉
以刺公也 鄭以刺幽公爲異其文義同 傳值持至
爲翳 正義曰鷺羽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鷺鳥之羽
可以爲舞者之翳故持之也釋鳥云鷺春鉏郭璞曰白
鷺也頭翹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攤名
之曰白鷺縷陸機云鷺水鳥也好而絜白故謂之白鳥
齊魯之間謂之春鉏遼東樂浪吳楊人皆謂之白鷺青
腳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

枚長尺餘毳毳然與眾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傳盜謂之缶 正義曰釋器文孫炎曰缶瓦器郭璞曰盎盎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史記藺相如使秦王鼓缶是樂器爲缶也案坎卦六四樽酒簋贰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贰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

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則缶又是酒器也比卦初六
爻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
用缶缶汲器襄九年宋災左傳曰具緘缶備水器則缶
是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
以盛水盛酒卽今之瓦盆也 傳翫翫 正義曰釋言
文郭璞曰舞者所以自蔽翫彼翫作燾音義同 東門
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 正義曰男棄其業子仲之
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
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婆娑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
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敖游故先言棄業所以
經序倒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

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
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其物香絜
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
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由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
之市亦因名市井案禮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
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
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
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淫亂之事
首章獨言男嬖娑於榜棚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
候善明之日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
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傳榜白至